

懷
P
H

紀果軒

讀了南星君的「松堂」和辛笛君的幾首短札，我不能遏止對於 P H 的懷念了，而今天又是入夏以來第一個陰沉的雨天。

有着十年以上交誼爲一切朋友所寵愛的 P H 的頤長影子，如今距離我們是太遠了，遠到一種幾乎不能想象的地方！六個月以來我簡直不曾得到他的音耗，除了從聰明的敬子和頑皮的大忠口中得到一句「哥哥有信，很好，」之外。去年柳梢發青學生們正到頤和園什麼的旅行的時節，他自多雨的江南寄了一封長信，頂可憶念的就是末尾抄了兩句牛希濟的生查子：「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他說不曉得爲什麼就抄上這兩句，當梔子問我這兩句話在此地究當作如何解釋時，我竟噤了聲談不出，而她呢，却一轉身臥在裏間的床上，將頭伏在枕頭裏了。

二十五年芳草正綠的季節，我們在頤和園曾有着一個終日的聚飲。他仍是穿着那春夏秋三季常青的灰西裝，不過把大衣由暗棕色變成灰色罷了。我們立在知春亭的小橋上讓風吹起我的藍布衫，踱過石舫北面一座不知名的石橋，在歷亂的杏花下談着人生種種，他從衣袋裏拿出 T 大學販賣部作的朱古律來嚼，當我們從長廊走向湖畔已是正午，

不知他從什麼地方弄來大批的茶和點心，款待起我帶來那一羣從塞外風沙中遠來的學生來了。那些老實的年青人，吃完許多平生未見過的小巧點心之後，連謝字也不會說一聲，只把一片誠懇的笑回答了他，於是我們就由他的領導步向距離不遠的 T 大學。

我們未來之先他已向 T 大學交涉好借給房子，後來忽然被一隊運動員給佔了，他爲我們和當局打了一頓架，終於又找到其他的地址，可是我們來的時節因爲不知道，依然在前門下車，他在晚風中於清華園車站相迎，聽到我們不下車的消息，那種失望的顏色是我到如今也忘不了的；我們才下車將行李搬到店內，他已坐了 Bus 追蹤而至，當下定了今日遊園的約會，你看他就是這樣一個熱誠得令人難捨的人。

在 T 大學大約他是「人緣」最佳的一位了。他領我們到學校裏，幾乎沒人不同他打招呼。他在氣象台上指示給我他最歡喜的圓明園石柱，以及那一帶敗瓦頹垣；他以建築玲瓏著名的食堂裏，告訴我吃飯的台子，他告訴我工字廳後的河池和橋，他領我們到大禮堂看那雄偉的圓頂。……

「處處憐芳草，」這真是一個芳草的夢。

我是一個不大會算計與過日子的人，同時樞父總在病中，所以十年以來差不多老在凌亂中打發日子，他看了我住的小小三間東房，白天曬得令人心焦，晚上電燈昏黃黯淡，且只有兩盞，常常發出一聲嘆息，覺得一個有家庭的人樂趣不過如是，其實他還沒有看到我親自下手煮飯和洗碗那種狼狽，以及油鹽醬醋煎藥看大夫那種瑣屑。多一半爲了我的原故，他把結婚和愛情這兩件事看得過於通透；以致他雖然有着令一個漂亮女子追逐的輪廓，性情與年齡學問，却老是過着遊戲人間的生涯，我時時寫信勸他不要有這種太「世故」的觀念，但他的回答總有讓我不能置辯的理由。其實呢，他何嘗是「世故」到這樣的人？他不是在同方面都表現着詩的真實與熱烈嗎？我後悔把他的信都燬棄，不然，我不難抄下一兩段來讓你可知他是如何溫暖而又有趣的人。（我希望南星兄能作這工作。）前年夏天，我搬到了一個較大的院子，是獨院，且有爬山虎與海棠，屋子才油刷過；有地板與鐵紗，他給我寫信說，（那時我仍在荒涼的塞外）

「你有一個可愛的家了，我希望能在你那裏過暑假。假設我將來結婚，有這樣一個家就滿足了。」

我頗高興於我的朋友對我的家居然生出一種愛慕。我從初夏就計算怎樣和他度一個兩夜。等我到家時，已是酷暑，且已非常不安定，晚上還沒有星光就得閉上街門聽遠

處傳來種種不愉快的聲音。但他終於來了，大約是七月二

十米左右罷，總之是沒有月亮而又悶熱的一天傍晚。我們在院子裏吃過綠豆稀飯和已經冰了的粽子，他很高興，因爲他愛吃甜東西；五歲的小楠很早以前就喚他做乾爹，這世俗的稱呼，在別人我聽了很討厭，但在他則別有親切之感。大約每次到我家楠都得到他異常的撫愛，所以只要他一來就滿院子乾爹長乾爹短的叫着。我們吃完飯坐了矮板凳在院子裏涼爽。楠在他懷裏認天上的星。他談到自己在秋天，將應留學生試驗，並預備未來有一番美麗的夢。又說，今天正送走S，他到英國入愛丁堡的，這位先生交給他一集小包裏，打開，裏面滿是些「梅濁尅星」的立平L之類的藥盒子，另外還有好些與一位多情的妓女叫X小姐的來往信函，我們笑了半日這位先生的趣味與這包臨別贈品的好玩；後來話就轉到不愉快的方向，而他開始報告了我的幾樁綺聞，大約我揣度他頗有點傾倒於同年級的C吧？尤其是她的妹妹。因爲他老是在讚賞着，但C已作了一位無線電老闆的太太，遠去H埠，妹妹却在某種莫明的原因下服了安眠藥。看來世界永遠是缺憾，我全然想不到PH這樣的人會有在愛情上不如意的事，因爲好像他只許讓別人不滿足而絕不能爲了別人使他自己不滿足也。隨了半夜的流星他有幾聲輕微的嘆息，我爲了改易他的心情，開玩笑似的問他：「什麼樣的人，才合乎你的理想？」那倒簡單，第一還是漂亮吧？有個宴會什麼的，總得

叫人看了不討厭才好啊！我覺得必須是細長身材。」他半諧謔的向我說。「看起來胖子真是倒楣，我不和你們一起談了，儘拿胖子開心。」病後身體發胖的梔帶了久已睡倒在懷中的楠進屋子去了。

我勸了他許多不要把事情看透的話，大約我的話不會說到他心坎上，因為我是真正事故了的人，他呢，表面有點事故，而心却單純得像孩子。以此他聽了只有微微一笑，而我則大大感到自己的愚蠢；於是以「睡吧」作了這可憶念之一晚的結束。

說是要過一個整假期的，就只有這樣短短的一夜。

早晨，他醒來沒有顧得洗臉，就趁 Bus 出城了。

後來有一個時期我很爲他擔心，因爲那時城外有種種謠言，而且事實也真證明當前的危險性。又是一個早晨，雨下得怪淒涼的，他從外面像一隻鳥的影子般閃進來，頭髮剪短了，換了像我這樣破舊的藍衫。報告了我他怎樣由城外跑到城裏之後，就匆匆的擎着油紙傘出去了，這最後的一面簡直連長談也沒有。

而他就悄然地離我們遠了，遠到不能想象的地方。

南星君大約總還記得在某個冬天黃昏我和他同敬子到宿舍過訪的事吧？我們在那微小的屋子裏有一大陣溫暖的談話。南星君的「維爾趣葡萄汁」我還不會忘却。我們三個並排携了手走出一片紅樓之前時，電燈光已灑徧新築的柏油路。好多人看見我們親近的樣子，都拋一下奇詭的眼

光。實在因爲我那破爛的大衣與他們的太不調和，奇詭亦無足怪。在潤明樓我們吃一頓怪有意思的晚餐，他要了三盤溫樸汁拌白菜，敬子樂得伏在桌子上起不來，我現在覺得 P H 這個人確有點像這個菜，因爲在色澤與味道上全令人爽快而親切。像我這個人就平凡得像一隻窩窩頭，雖然也吃得，但大多數人對牠沒什麼好感，可又不能不喫。

梔近來對他的懷念恐更甚於我，這也可以證明 P H 有着怎樣的溫暖與可愛吧。家信裏老向我打聽他的消息，其實我是一個字也沒接到他的。從民國十九年我有家庭以來他就叫她作梔姐，不但他，連敬子大忠和我們都喜歡的，他母親，也是梔姐姐的叫着。別人見了真像一家人，而他又有着比一家人更親切的情誼。我和梔的糾紛常是因爲他一來而化爲泡影；梔因病而感到的空虛與苦悶也因他的幾句話而消除。但他何嘗是那種規矩鄭重得像作客一般的人？來人後先是吵着要吃的，——有一次要吃肉，我們倆就吃了一塊錢的醬肉——隨後就翻東西，越是信件越要看看，再就是縱橫不拘的躺下，把泥土全擦在剛洗完的床上，「你看，把單子都弄髒了！你呀！」梔發煩着說。可是，當你留他吃飯他就披衣而走的時節，我們立刻感到一種不快，我們對於這種不羈有着似厭煩的喜愛，好像沒有了他，我們就少了歡悅與人間的溫情，也少了生活上的某種趣味。

他是一個詩人，因爲他有着詩的心情。是一位清新的

散文家，他本身又是一篇動人的小說。但他却放棄了文學不讀，而讀了枯燥的經濟學。我們也只好埋怨中國社會對於文學的虐待過甚，才使他有這種轉向！二十二年我在某一小城市過着極不如意的生活時，他由西洋文學系轉系，曾致我一函說：「我們在念五大悲劇，你說，知道了，被幽囚的普羅米修士：是埃司基拉作的，管淡事！」我想到他這話就為現在大學「文學士」黯然氣短。可是，他學了半天經濟又怎樣呢？畢了業頂好的職業是到C銀行當練習生，每月有四十元的取入！還得經過一回考試。……

今天的天氣實在讓人惆悵，舊曆的五月而有着八月的風。細雨雖停了月亮和星還隱在雲中。我想到十一年前我們都在中學時的一個雨夜，那時P H還是十四歲的孩子，每天下晚自習都要到我的宿舍睡上一會，這天我家裏來快信說我祖父病重，讓我回去，他為這暫時的別離在我那裏留戀一整晚，後來還是我催他走了，外面雨還在下，地下積潦映在燈光裏像一條蛇，他拉了我的手說：「你暑假前還回來嗎？」我還沒有回答，他的淚已經擦在手帕上了。僅僅十一個年頭我已變成「中年」的人，而他呢？在今夜是不是懷念着北國的朋友？

「漸行漸遠漸無書，海闊魚沉何處問！」

附言：P H實在是朋友中之多方面者，我所了解於他的未免太表面化，因為我夠不上是他的「詩的朋友」。所以我希望我這皮相的文字引出更多對這位可愛的友人懷想的文章，例如南星兄殆即其一也。

生命與藝術

K吐血了，因而發生對於肺病的恐怖，於是作了一張畫，畫着自己的狀貌，口裏滿含着吐出來的血，還有許多象徵的形象。他對於這作品，很覺滿意，特地約我去一看，我覺得他真可怕，然而確實能夠表現出患肺病者的恐怖而想掙扎而又自知無力的那種哀怨痛憤之情來。W吐血了，自以為被肺病的魔手所選了，而做了幾首詩，今天特地跑來，寫給我看。那第一首是

生命

漆黑的夜裏。
張着黑帆的
船兒奔牠寂寂的旅程。
櫓聲衣鳥地，
從遠處近來，
又向着遠處逝了，
載着灰黯的生命。
還有一首是

清晨

霧從山野退去的時候，
心飛到那條流着神之水的溪邊了。
小鳥，時而在天空劃了一條音線，
心的旋律，展開了無盡的幽韻。
溪水泛起小小的漩渦
心被撼動得顫抖了。

若是雲雀掠過了麥梢，陽光又噴在溪上，
心就跟着清晨逃隱了。

這種靜謐，纖細，怯弱的心情，也確實是患肺病者所特有的。他們都心穿於自己的病，但也都滿足於自己的作品。啊啊，「杜鵑欲化，獨振哀音，鶯鳥將亡，冀留勁羽。」（洪亮吉與畢侍郎牋，述黃仲則語。）生命真能夠託藝術而永生麼？即使是「藝術第一，生命第二」，但凋殘的生命既要滅亡，由凋殘的生命所產生的作品，倒能不朽麼？我對於生命與藝術的關係，實不能解。

——徐懋庸：不驚人集。